



劍劍穿心

刀刀見血

刀刀见血·剑剑穿心

卧龙生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1

内容提要

武林凶梟，百瘟神君，创建鬼域世界，搅得江湖污秽不堪，兽欲横行。

得道高僧，竟搂抱着姑娘欲作“欢喜禅”。一群少女被脱光，恣意淫乐，美名其曰：“赤体导阳法”，邪门歪道猖獗已极……

“竹筒令”——江湖上正邪两派，死命争夺的武林秘笈，西域三太岁，兴安岭“阁阁教”，东瀛大和教，罗刹红流教，起死鬼医“棺材怕”，百龄妙手劳一巴，隐形腿、鬼流汗、五只眼、各派高手纷纷现身。

竹筒令得主，少侠依良红，练就奔雷魔指，偕同三位美艳少女，扫荡群邪，击死百瘟神君，大破血婴阵。



飞叉太岁淫邪道：
“那竹筒令，一定藏在公主的酥胸面里，快搜！”

目 录

① · 三煞劫美人	1
② · 妖女, 巨人, 喇叭教	36
③ · 乞丐, 怪物, 十八摸	59
④ · 鬼公 · 鬼母	85
⑤ · 高僧原来是色鬼	113
⑥ · 少女春心	141
⑦ · 桌头怪	160
⑧ · 邪教旁门	179
⑨ · 隐形眼, 石头精, 五只眼	203
⑩ · 魔女爱少侠	223
⑪ · 水上杀	238
⑫ · 古装美女与恶鬼	257
⑬ · 海底寻仇人	280
⑭ · 江湖三女子	310

⑮ · 江湖淫女施媚功·····	333
⑯ · 三女二男闯世界·····	356
⑰ · 魔世界·····	382
⑱ · 江湖第一美女·····	409
⑲ · 七情六欲世界·····	443
⑳ · 怪界三人·····	468
㉑ · 血魂岭赴约·····	489
㉒ · 符? 禄? 咒? ·····	509
㉓ · 元神三分法·····	529
㉔ · 血婴吸魂·····	550
㉕ · 少女赤体导阳法·····	571
㉖ · 大战血婴阵·····	592

· 第一章 ·

三煞劫美女

边陲、仲夏。

松林、土道。

森林中弥漫着沉闷的松香味。

一队人马簇拥着一乘豪华丝绸小轿。轿里坐着一位公主，她不时用纤白细手，撩开轿前珠帘向外巡望。

好一个绝色美女，真是丽若春梅绽雪，神如秋惠披霜，光彩照人，美目生光，妖冶绝伦。

雪白丰腴的肌肤，在阳光照耀下显得更加娇嫩透明。一袭黄衫纱衣裹着她的玲珑剔透的娇躯，她不时探到轿子的外面，仿佛抱怨天气太热，也许抱怨松林的土道太长，螓眉微蹙，越发娇艳诱人。

抬了很长时间了的轿夫，一点也不觉得累，他们宁肯抬这美人走一辈子，前边的轿夫不时借机回过身来，偷看娇艳美人黄纱衣内半遮半露的玉体。

一路上，队伍中没有一人不斜视偷睹绝色公主的芳泽，整

个队伍都渐渐移到前面去，唯有后面的轿夫，连连叫苦，暗中责怪自己艳福太浅。行进的队伍中，有一个虎背熊腰的青年武生，从他精目四射的双眼，一看便知是武功高绝之人。此人对公主的美色目不旁瞬，厉目专注扫视前方的松林土道。

此人是格沙赫国国王忠实的第一护卫。这次保护旦颜粟花公主去西域庆贺养母七十大寿。虽说格沙赫离西域并非太远，以前公主单人只轿常来常往，但现时，江湖大乱，四处狼烟，武林争雄，国王这才挑选第一护卫格尔央，带着数十镖卫，亲自护送公主去西域。

仲夏时分，午后，太阳又隐在浓浓的云层里，松林中一阵阵闷热，几乎令人透不过气来，粟花公主又掀开轿帘娇声道：“天太热了，好像要下雨了。”

她这曼妙的甜音是说给第一护卫格尔央听的，其他镖卫却不失时机的小声附和着。

“公主所言极是，又闷又热是要下雨了。”

格尔央的厉目依然搜视前方，只淡淡地道：“天气如此闷热，有碍公主玉体，怪小人照顾不周，见罪见罪！”

旦颜粟花听罢，不禁仰天格格地大笑，她放纵地娇笑让人听上去非常响亮悦耳，同时也看出，粟花公主从小娇纵惯了，虽然芳龄十八，却顽皮的象个孩子，放荡的象个淫妇。

这一阵娇笑，给第一护卫格尔央弄得面红耳赤。

旦颜粟花公主更加娇笑不止，道：“格尔央护卫，我想你是武士，却象书呆一样，板得很呢？父王对我也没象你这样肃然。”

对栗花公主的风情事，格尔央早有耳闻，但他深知此行重任在肩，不能有任何闪失，平安把公主送到西域。就算交上差了。对公主这美艳的胴体，不能有半点非分之想，否则就没命了。

缓缓的人马，就要走到松林尽头了，已能看清林中的土道蜿蜒地汇进通向西域的官道。

格尔央长吐了一口气，陡然，他感到有异样的响声，这响声，只有武功造诣极高的人，才能听到。

一念未了，突然从松林的乱草中跳出几个人来，个个提着兵器，一看便知是些练武之人，个个阴凶无比，獠头鼠目。

格尔央暴喝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报上名来？”

一阵怪桀阴笑，道：“哈哈，说出名字怕吓死你等，我们是西域三太岁，三位爷爷，知道了吧？”

格尔央惊讶道：“你们就是西域三太岁？”他看到为首的果然是三个彪形汉子，各使三样不同的兵器，叉、刀、剑。三样兵器闪着令人心寒的冷芒。

西域三太岁，武林道上哪有不知这三大人名，这三煞作恶多端，好色成性，臭名远播。站在前面的栗色落腮虬须，粗眉暴眼，露着坚实肌肉的汉子正是飞叉太岁，他左右手各提一把五齿钢叉，朗声道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格尔央心存畏惧，跳下马来，躬身道：“我们是格沙赫国的，送小公主去西域，庆贺养母七十高寿，今日得遇三位大侠，有幸有幸！”

飞叉太岁满意地点头道：“看你们这身打扮，是象异邦之

人，既然去贺寿，为何带这么多练武之人。

格尔央小心道：“近来江湖不宁，小公主幼不更事，我王命我们保护送到贵地。”

飞叉太岁准备放行，飞刀太岁，飞星太岁上前道：“大哥，应查问一下，他们知否竹筒令的下落！”

格尔央忙道：“竹筒令，我们闻所未闻。”

其实格尔央乃练武之人，何尝没听过，竹筒令乃是武林诸家，江湖群雄都在寻找的武学秘笈。只是他怕惹事，以平安稳妥为妙哉！

飞刀太岁大刺刺道：“竹筒令，你竟不知，真乃孤陋寡闻，不怪乎小君之国。”

格尔央，忍辱负重地点点头。

飞星太岁道：“‘竹筒令’是武学秘笈，乃学武之人必争之物，那上面写有上古奇功心法，得之可统治整个武林，其中玄学武学天学全有，更兼有奔雷指法。”

飞星太岁忘形的炫耀中，仿佛他已得了竹筒令一般。

西域三太岁炫耀已毕，望了公主的华丽小轿一眼，觉得这些人确象贺寿的队伍，刚想放行。可那不甘寂寞的粟花公主，此时竟掀开轿帘将娇躯探出轿外，并搔首弄姿娇叫道：

“格尔央护卫，为什么轿子不走了，是谁在这里喧哗？”

格尔央一看粟花公主现身，大惊失色，情知坏事了。果然，旦颜粟花浪声娇叫，早把西域三太岁的六只色眼全都牵了过去。

西域三太岁闯荡江湖多年，从来没见过这么绝妙风骚的

美人。

旦颜粟花能在众男人面前卖弄风骚，不由洋洋自得，媚眼频频，摆腰扭肩，也许由于天太闷热，粟花公主已将黄衫纱衣脱在轿中。粉红色的胸衣正托着她那半露的乳房，那对玉峰异常丰满凸浮。真是绝色美女。柳眉高挑，桃花眼，通梁鼻，珍贝齿，香檀口，蛇腰，丰臀全身散发着异族外邦女人的野味。

飞叉太岁禁不住淫邪叫道：“真是万种风情呀！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飞刀太岁不住地吞着口水，道：“好馋人呀！”

飞星太岁双眼紧盯着粟花公主丰满的胸峰道：“快把她的衣裳全脱光了……”

格尔央疾声厉色道：“三位太岁不得无理！”

飞叉太岁淫邪道：“休怪我们无理，而是那竹筒令，一定是藏在公主的酥胸里面，快搜！”

早已迫不及待的色中饿鬼一哄而上。

生性放荡的旦颜粟花娇叱道：“来吧，想要本公主的玉体，先拿命来吧！”

说毕，她从轿子中抽出一把弯月尖刀，飞劈而来。

格尔央一看，已无可奈何只好指挥众镖卫一拥而上，两边人马杀成一团，锐啸呵叱声冲天震耳；烟尘滚滚，遮天蔽日，松叶纷纷落下，传来一阵阵惨嚎。

西域三太岁乃是当今武林中三煞恶霸，不但武功超绝，且个个心黑手狠，眼看着格沙赫的人马已死伤大半，鲜血迸溅。

格尔央肩部早已中了一飞叉，鲜血汨汨外流，旦颜粟花公主此时已被撕光了衣裳，光着腚，舞着刀，还想作最后一搏，她平时练的花拳绣腿，怎能抵挡西域三太岁的武功，弯月刀蓦然被震飞，她的一条修长粉腿，已被飞星太岁捉住……

格尔央捂着伤口，怨毒叫道：“别碰公主，竹筒令不在我们这里，他已落入泰山派一个山东济南人何炎明的手中。”说完吐血而死。

西域太岁一阵欢叫，淫笑道：“我们是要争霸武林，还要占有美人！”

“哈哈。”一阵阵夜枭似的狂荡淫笑传出林外。

琿春城，位于图们江口，左邻罗刹，右接高丽，商业四通八达，人口五方杂处，官府力量名存实亡，江湖势力驾于其上！

琿春土名“大八屯”，满语“边地”，可见是东南最边之地！其混杂不言可知，日常所见，除中国人外，东瀛人，罗刹人，高丽人等充斥其中，民性不同，纠纷不断，弱肉强食，习已为常！

何炎明，山东济南人，幼入泰山派学艺，练就一身好武功，因家贫，随乡人出关，入长白山采参，经三年不回，后娶长白土女依氏为妻，生有一子名良红，昔于良红八岁时，何炎明忽然于某日向妻说，当我不在世时，良红改母姓。

不久，其家于深夜来了一个红面白发老人，年约百岁，一见何炎明，立即交与一只小瓶，一片竹筒道：“何壮士，老朽

昨日百劫已过，从此不再与你会面了，承蒙数年来照顾，无以为报，这瓶万年参婴露，火速叫令郎服下，竹筒上的奥秘，老朽已经教其认熟，日后他会悟出玄妙！你的气数已到，天意难违！明日天一亮，宜劝夫人和令郎逃下山去，你不能逃，否则全家遭殃。”

何炎明似与老人久有某种关系，闻言并不吃惊！当老人走后，立即叫出妻子吩咐道：“孩子的娘，赶快收拾东西，天一亮，立刻带红儿下山！”

依氏急问道：“你不走？”

何炎明道：“我这里早已写好两封信，一封信，放在孩子身上，叫他千万不可遗失，到他十八岁时才许拆看，另外一封信，你母子到达琿春城时，交与南关我故交裴一得法师，他必定会收留你母子！”

依氏哭泣道：“有什么不幸发生，你为何不告诉我？”

何炎明叹声道：

三年前，有一批江湖人物，其中有罗刹人，有高丽，有东瀛人，还有外与安岭人追杀一个老人，其实那老人就是传言中的长白山参仙！当初我不知道，因此我全力相救，杀死这方面中几个高手，救了老人，之后这三年我我一直保护着他！现在那四方面派出大批高手，一方面要杀我，另一面还是要找参仙！刚才参仙来过，说他的劫数已过，顾然已得道飞升了，可是我的劫数他说难逃！”

依氏道：“孩子的爹，我们趁夜逃走，回关内老家山东去，你是泰山派弟子，他们不敢追上泰山去！”

何炎明摇头道：“能逃我当然会逃，参仙不是凡人，他说的我不能不信，如果勉强带你们母子走，只怕全家难保！”

依氏道：“那我们为什么要去珲春城？”

何炎明道：“第一，此去山东老家，路途遥远，我们家没有钱，你母子势必饿死途中，第二，仇人早知我家有三口，他们必斩草除根，追杀难免，但敌人绝对不信你母子会藏在珲春城，这叫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，同时有南关法师裴一得作你们母子的掩护，吃的住的一定没有问题！”

事情的发生，比预计的早了几个时辰，当何炎明夫妻正在一边收拾，一面争执时，忽有一个壮年人急急奔来大叫道：“何大哥，不好了，曹子一家遭遇大批强盗杀害了！”

这大汉顾然是与何炎明是朋友，这一消息传来，何炎明不由得心惊胆战！立即开门沉声道：“番沟，我知道了，你快逃！别管我！”

他推走壮汉，回到屋内，火速把孩子推醒，又向妻子急急道：“快，快带儿子由野桃谷那条秘道走，敌人马上会到！”

情急无奈，依氏不敢再争，提起包袱，拉着儿子，流着满眶的泪水分手，在夜深荒山中，连长白山最多最凶猛的虎豹也顾不得害怕了。

在依氏母子刚刚逃进野桃谷的时候，何炎明已经察出自己的茅屋四面有了动静！那是来了不少高手！可是他装作不知，一个抱定必死之心的武林人物，在这个时候，他比什么人都来得平静！为了让妻子逃得愈远愈好，他毫不急躁，甚至还点上灯火！

茅屋左侧终于有人先开腔啦，一个阴阴的声音，带着恨意道：“何炎明，别假装镇定，老相好的全找到了，出来接客吧！”

“好朋友，你是那一个？找我何某的多得很！”何炎明存心以言语拖时间！

“嘿嘿，郁们李承同，金开原！”

何炎明哈哈笑着走出茅屋道：“原来是高丽‘朴氏道’的高手，贵道门主自称为高丽武道三大道之首，自己不来，也得派出贵道第一高手金自诚来才对，派两个二流货来，不显寒酸嘛！”

忽见正面走出几人，为首的冷声道：“何炎明，你算老几，凭我勾副异也能收拾你！”

这人不是高丽装，一看便知是兴安岭马贼帮高手，最好的证明是他手中提着寒光闪闪的古式马刀！何为明心中有数，沉着朗声道：“原来是‘阁阁教’的朋友，欢迎欢迎！”

另一面又出现几人，其中一个矮胖子吐语生硬道：“何炎明，看看我老兄，你不记得了？”

“哈！鬼子也来了，你不是东瀛‘全田流’原田派里的石川一郎，好久不见了！”

石川一郎一指侧面道：“何炎明，还有一个你也会过，看看这西来人物！”

“哼！罗刹‘红流教’的鱼阳夫，好，今晚你们四方联手，我全接待，出手吧！别吵醒我的妻子，到西峰去！”他拔身而起，直向西峰冲，因为西峰与野桃谷距离更远！

四方面除了为首的，这时纷纷追出！石川一郎这时心怀鬼胎，笑向其他三人道：“三位！何炎明不是好惹的，杀他妻子有在下一人就够了！”

鱼阳夫嘿嘿笑道：“矮胖子，你认为东西会带在何炎明自己身上？”

“对，我也有同感！”李承同直向茅屋扑出。

石川一郎无法支开其他三人，这时一见李承同抢了先，大声吼道：“谁也休想独吞！”

四人先后扑进屋内，只见四壁空空，除了一盏灯火，那还有人影，与安高手勾副异大叫道：“我们上当了！何炎明的妻儿早已逃走了！”

石川一郎道：“东西一定是在何炎明妻儿身上，诸位作何处置？”

罗刹人鱼阳夫道：“我们火速追搜下去，妇孺之辈，在这种深山野岭之中，必定还走不远！”

李承同道：“向什么方向追？我想何炎明是山东人，他一定派其妻子逃入关去了！”

石川一郎道：“何炎明十分精明，入关路途遥远，他会放心？我们分开，先在近处数十里范围搜查，如无发现，大家再作打算！”

他的话在众人同意下，立即分开搜查！可是四个人似各怀鬼胎，对于某种东西都想独吞。

在四个各怀私心的人物分开搜查之际，西峰上早已展开了围攻，这时何炎明不见石川一郎，勾副异和鱼阳夫、李承

同现身，立知不妙，生怕妻儿出事，随即拼命冲杀！心存突围，可是对手不但人多，而且也是高手，他不但冲不出，同时因分心之故，章法大乱，打到数十回合时，他已身负重伤，血流如注，看看已是无能为力了，然而他是作垂死挣扎！

当何炎明倒下之际，突然由北面峰下如飞冲上两条人影，速度之快，真如腾云驾雾，一到峰上，大喊杀出！卷入敌群，势同砍瓜切菜！

四方面群敌同时发出大叫：“东北虎，西南豹……”

两个字号一出口，活着的散开逃命，可是地面已经尸首累累！

冒冒失失杀出来的两人，都是青年，比起何炎明还年轻得了，顶多只超过二十岁，一名言七十，一名丁八九！二人不去追敌，齐向倒在地上的何炎明扑去急叫道：“何大哥，何大哥，你怎么样了，兄弟们来迟，真该死！”

这时的何炎明已经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，几乎发声不出，就在二人的耳边说了些什么话，头一歪，气断而亡。

丁、言二人看到，显出悲痛不已，只见他们急急把何炎明埋葬后，迫不及待的朝野桃谷方向狂冲！

“老二！大嫂和良红不知到了什么地方？”这是言七十走着喘声说。

丁八九大声道：“老三，你没听大哥说是从野桃谷秘道逃出的！”

言七十道：“大哥还说什么竹筒？”

丁八九小声道：“那是参仙留给良红侄儿的秘笈，这四批